

民国世界文学经典译著·文献版(第二辑:耿济之译著)

长篇小说

The brothers Karamazov

卡拉马助夫兄弟们
(第一部)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F. Dostoevsky) 著
耿济之 译

上海三联书店

民国世界文学经典译著·文献版（第二辑：耿济之译著）

◆长篇小说◆

The brothers Karamazov

卡拉马助夫兄弟们

（第一部）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F.dostoevsky）著 耿济之译



上海三聯書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卡拉马助夫兄弟们 / [俄] 陀思妥耶夫斯基著 ; 耿济之译 .
—上海 : 上海三联书店, 2018.4
ISBN 978-7-5426-5987-3

I . ①卡… II . ①陀… ②耿… III . ①长篇小说—俄罗斯—近代
IV . ① 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74497 号

卡拉马助夫兄弟们 (1-4 部)

著 者 / [俄] 陀思妥耶夫斯基 (F.dostoevsky)
译 者 / 耿济之

责任编辑 / 陈启甸
封面设计 / 清 风
责任校对 / 江 岩
策 划 / 嘎 拉
执 行 / 取映文化
监 制 / 姚 军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 中国上海市闵行区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电 话 / 021-22895557
印 刷 / 常熟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8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650×900 1/16
字 数 / 1414 千字
印 张 / 92.75
书 号 / ISBN 978-7-5426-5987-3 / I · 1269
定 价 / 446.00 元 (1-4 部)

敬启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 0512-52601369

出版人的话

中国现代书面语言的表述方法和体裁样式的形成，是与20世纪上半叶兴起的大量翻译外国作品的影响分不开的。那个时期对于外国作品的翻译，逐渐朝着更为白话的方面发展，使语言的通俗性、叙述的完整性、描写的生动性、刻画的可感性以及句子的逻辑性……都逐渐摆脱了文言文不可避免的局限，影响着文学或其他著述朝着翻译的语言样式发展。这种日趋成熟的翻译语言，推动了白话文运动的兴起，同时也助推了中国现代文学创作的生成。

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学一直是以文言文为主体的。传统的文言文用词简练、韵律有致，清末民初还盛行桐城派的义法，讲究“神、理、气、味、格、律、声、色”。但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情感、叙事和论述的表达，特别是面对西式的多有铺陈性的语境。在西方著作大量涌入的民国初期，文言文开始显得力不从心。取而代之的是在新文化运动中兴起的用白话文的句式、文法、词汇等构建的翻译作品。这样的翻译推动了“白话文革命”。白话文的语句应用，正是通过直接借用西方的语言表述方式的翻译和著述，逐渐演进为现代汉语的语法和形式逻辑。

著译不分家，著译合一。这是当时的独特现象。这套丛书所选的译著，其译者大多是翻译与创作合一的文章大家，是中国现代书面语言表述和中国现代文学创作的实践者。如林纾、耿济之、伍光建、戴望舒、曾朴、芳信、李劫人、李葆贞、郑振铎、洪灵菲、洪深、李兰、钟宪民、鲁迅、刘半农、朱生豪、王维克、傅雷等。还有一些重要的翻译与创作合一的大家，因丛书选入的译著不涉及未提。

梳理并出版这样一套丛书，是在还原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文献。迄今为止，国人对于世界文学经典的认同，大体没有超出那时的翻译范围。

当今的翻译可以更加成熟地运用现代汉语的句式、语法及逻辑接轨于外文，有能力超越那时的水准。但也有不及那时译者对中国传统语言精当运用的情形，使译述的语句相对冗长。当今的翻译大多是在

著译明确分工的情形下进行，译者就更需要从著译合一的大家那里汲取借鉴。遗憾的是当初的译本已难寻觅，后来重编的版本也难免在经历社会变迁中或多或少失去原本意蕴。特别是那些把原译作为参照力求摆脱原译文字的重译，难免会用同义或相近词句改变当初更恰当的语义。当然，先入为主的翻译可能会让后译者不易企及。原始地再现初时的翻译本貌，也是为当今的翻译提供值得借鉴的蓝本。

搜寻查找并编辑出版这样一套丛书并非易事。

首先确定这些译本在中国是否首译。

其次是这些首译曾经的影响。丛书拾回了许多因种种原因被后来丢弃的不曾重版的当时译著，今天的许多读者不知道有所发生，但在当时确是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再次是翻译的文学体裁尽可能齐全，包括小说、戏剧、传记、诗歌等，展现那时面对世界文学的海纳百川。特别是当时出现了对外国戏剧的大量翻译，这是与在新文化运动影响下兴起的模仿西方戏剧样式的新剧热潮分不开的。

困难的是，大多原译著，因当时的战乱或条件所限，完好保存下来极难，多有缺页残页或字迹模糊难辨的情况，能以现在这样的面貌呈现，在技术上、编辑校勘上作了十足的努力，达到了完整并清楚阅读的效果，很不容易。

“民国世界文学经典译著·文献版”首编为九辑：一至六辑为长篇小说，61种73卷本；七辑为中短篇小说，11种（集）；八、九辑为戏剧，27种32卷本。总计99种116卷本。其中有些译著当时出版为多卷本，根据容量合订为一卷本。

总之，编辑出版这样一套规模不小的丛书，把世界文学经典译著发生的初始版本再为呈现，对于研究界、翻译界以及感兴趣的读者无疑是件好事，对于文化的积累更是具有延续传承的重要意义。

二

2018年3月1日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 (F. Dostoevsky) 著 耿濟之 譯

卡拉馬助夫兄弟們

(第一部)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八月初版

出版者言

一九三九年的秋天，上海四週已陷敵手，租界情勢，尙稱苟安，耿濟之先生當時有翻譯「高爾基全集」的計劃，我就代表良友公司和他接洽出版事宜，他給我看了一張寫在稿紙上的翻譯程序表，他表示決心放棄外交官職務，預備以五年時間，完成「高爾基全集」的翻譯計劃。不久他就把「阿爾達莫諾夫家的事情」(出版後改名「家事」)交我付排了，可是「高爾基全集」的計劃他却已放棄，理由是另一家書店已有同樣的計劃在進行，因為是集許多人的譯作，合成全集，短期內即可完成(其實，這個計劃至今也沒有實現。參閱譯者最後給我的一封信，製版在本書內的，可知這本「家事」，最近才被收入那「全集」中)，他不願在這方面浪費精力，與人作無謂的競爭，所以把計劃打消了。於是我和他商議了另外一個出版計劃，由他挑選舊俄巨著十部，陸續翻譯出版，把這些譯著，統稱為「耿譯俄國文學名著」，編成一套叢書。他同意了這個計劃，於是高爾基的「家事」就成為「耿譯俄國文學名著」的第一種，而第二種我們挑了陀斯妥也夫斯基的百萬長篇「卡拉馬助夫兄弟們。」(上半部出版時改成簡名「兄弟們」)

時間飛也似的過去，戰局對我愈形不利，上海租界的獨立性也逐漸消失，濟之先生的翻譯工作，却從未間斷。他每天必譯二三千字，一方面把牠當作一件嚴肅的工作做，一方面也是對醜惡現實的逃避。可是到上半部出書時，上海出版業的活動範圍，已局限於租界之內，初版印二千，實銷還不到三百冊，下半部譯成時，租界已被接收，書店也遭封閉，存書紙型全部損失。我便在敵偽追迫之下，逃入內地，與濟之先生的消息，從此斷絕。在桂林時，我會把上半部中的上半本用土紙印了一版，但是不久湘桂戰事發生，桂林事業，全遭燬滅，這部多難的譯本，也就沒有了下文。

勝利歸來，我最先去鄭振鐸先生那裏打聽濟之先生的近況，他告訴我濟之先生已遠去瀋陽，關於「卡拉馬助夫兄弟們」的出版，濟之先生還希望我能繼續爲他早日實現，我就毅然答應了。這部譯本是最先慫恿他動手的，五六年來，他辛苦譯成的作品，遭遇了多少次的災難，一直沒有和讀者正式的見面，現在把這部書早日全部出版，當然是我無可推諉的責任。幸而譯者還保存了一份齊整的原稿，所以晨光出版公司一成立，我就先發排了濟之兄的這部譯文。半年的時間，排校工作將告完成，而濟之兄的噩耗，却從瀋陽傳來。今天這本書雖能和讀者見面，可是辛苦的譯者却已變成古人了。

我在這裏，將留下幾個爲出版這本大書而協助過的許多朋友們的大名：

鄭振鐸先生從濟之先生開始翻譯本書時起，一直到今天全書出版止，一方面鼓勵譯者完成這部大書的翻譯工作，一方面又鞭策我在出版這部大書上早日完成，沒有他，這部書是不會在今天和讀者們見面的。當本書快出版時，我請他寫篇序文紀念濟之先生，他又一口答應了。我現在向鄭振鐸先生致最深的謝意。

濟之先生夫人錢福芝女士，把濟之先生的照片借給我們用，還以版權承繼人的資格和我們簽訂版稅合同，我在此向她致謝。

這部書篇幅浩瀚，印刷成本較高，幸經湯養吾先生，魏志澄先生和王鰲龍先生的協助，在重慶排版，上海印刷，使本書得能如願完成，在此一併致謝。

趙 家 璧 卅六·八·一。

鄭振鐸序

耿濟之先生從學生時代起，便着手翻譯俄國小說：他有個便利；他是俄文專修館的學生，他懂得俄文，能够從原著直接翻譯過來。當時，許多人翻譯俄國文學作品，都是從英文、日文的譯本重譯的。很奇怪的是，在他之前，懂俄文的人不算少，却沒有一個人從事於這個工作。他恐怕要算是從俄文直接翻譯俄國文學作品的第一人了。由他來領頭，於是，有好些個俄專的同學們才跟着來。共學社出版的「俄國戲曲集」，除了我的一本從英譯本重譯的柴霍甫的「櫻桃園」之外，差不多全是當時俄專的同學們譯的。但三十年來，始終不懈的恐怕還只有他一個人。他的同學瞿秋白先生也譯得不少。但不幸中道遇禍。在分量上決沒有他那末多。他畢業後，一直在做着外交官。但無論他在冰天雪地的西比利亞，或在熙熙攘攘的列寧格拉特和莫斯科，無論他的環境如何，他總要抽出些工夫來做這介紹的工作。到了最後，他在瀋陽，身體已經顯得很衰弱下去了，心臟病很明著的表露着，只要他一有空閑，他還是筆不停揮的寫。他真是工作到死，像莫利哀之死在戲台上一樣。當他開始着手翻譯的時候，差不多是四顧茫茫，前不見古人，後不見後者。連一本俄文的文學史也找不到。在

這方面，是我幫了他的忙的。我找到了好幾本英文的俄國文學史，最早是 Home Library 裏的最簡單的一本，後來，G. Brandes 和 Masaryk 的幾部重要名著也都找到了。所以，在最早的時候，他譯的俄國文學作品的序，差不多都是我寫的。我們在暗中摸索着，但我們自己找到了自己的道路。經過他的手，重要的俄國名著，在這三十年裏，可真介紹了不少。而且，有許多都是篇頁浩瀚，別的人憚於動手的。我們曾經談過，要譯杜思妥也夫斯基的全集。預定這部「卡拉馬助夫兄弟們」由我動手，從英文譯本裏譯好後，由他用俄文原本校訂。記得我還會譯過頭一兩章。但因為我沒有那末大的耐性，一擱筆便是好幾年。以後，便再也提不起興緻來譯下去。想不到，他却埋頭苦幹的把這末一部大書譯完成了。前半部是他在西比利亞時候譯成了的。後半部是他在淪陷區時續譯完工的。當他寫信告訴我要譯這部書時，我極力慫恿他開始做，一半也爲了庇護我自己的慚愧。他時常沒有忘記這部大著作的出版，而不幸，她的運命却惡劣異常。第一部方才印出，太平洋戰爭便爆發了，良友公司被迫停業，印好的書也全部散失了。他最後一次離開上海而到東北去時，還念念不忘於這部書的運命。現在趙家璧先生竟毅然的把她全部一次出版，而他自己已經不及見了！本來我曾答應替他寫一篇序；也因為他事所牽，竟未及寫。現在，這篇短序終於寫成了，而他也不及讀到了！想到，當初我們幾個人在暗中摸索着走路的時候，興緻好，勇氣大，而經過了這三十年

的磨折，打擊與閱歷，許多人早已是兩鬢漸霜，心情蕭索的了。瞿菊農先生在其時，曾譯太戈爾的「春之循環」，老實說，我在那時候還不大明白那劇裏的哲理呢。如今是老友凋零，地山、六逸，相繼成了古人，濟之也已拋掉了一切而去。而大霧瀰天，白晝如夜，環境之糟，有過於三十年前，菊農與予亦均已無復少年時代的好心情了。然韋桂之性，尙未稍變。則也可以自慰而慰故人於地下了。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七月二十七日 鄭振鐸序



陽藩於攝影遺後最之濟耿者譯

家璧君見大學弟因留京抵位同協於本月三
日四日飛平轉來信陽書不昨日安抵此間臨
行倉促未及走辭而以爲罪關於弟在滬
時所談家事及兄弟們版權一節除兄弟們已
由兄商妥交新報館之書者出版外家事一
書因有某書局預定出高子墓全集故將
此譯本加入其內如弟欲將此書版權收回用
特函商即希

庚子日
隨時見文一二
履謙 弟耿濟之漢上 十二月九日
復信清寄
潘陽北五馬路中長街共理事會潤棉雲
耿濟之收

譯者爲本書出版事寫給趙家璧的遺墨

譯者前記

譯完以後，照例想說兩句話，作一篇序文，對於所譯的書的內容和主旨多少加以解釋和說明。

但是這部（卡拉馬助夫兄弟們“*Brothers Karamazov*”）裏包含了陀斯托也夫司基氏哲學和宗教方面全部的中心思想，他的筆調下涉及各色各樣互相矛盾和對比的社會人物典型，需要巨冊的篇幅才能分析清楚。

這是文學研究家和批評家的任務，不是譯者所能勝任的。

這裏也不過隨便填上兩句，作為介紹而已。

讀者當已知道，陀斯托也夫司基的一生在艱難痛苦中度過：他會上過斷頭台，嘗一嘗臨刑前的慘苦的滋味，他曾被流戍在寒冷的西比利亞，度了幾年淒涼的，孤獨的生活，他曾被債主逼得走頭無路，他曾在賭場上徘徊不捨，作孤注一擲的豪舉。他的生活是不平凡的，充滿冒險的。他的一生就等於一部 *Roman d' aventures*

到了最後的十年（陀氏死於一八八一年，）陀氏從國外倦游歸來以後，他的生活比較安定，經濟狀況也大見舒適。他可以不必像以前似的，爲了趕齊到期必須交出的文稿（罪與罰），不得不雇請速記員，口授腹稿。也不願自恃發明了一個賭錢必勝的祕訣，旋連在維司巴登的賭場上，終于輸得精光，方纔回家。他已底定了他的家庭的幸福的生活，（他身傍有愛妻和兩女兩男）他度着一個適合於著作家的身份的單調的，家庭的生活。冬天在彼得堡，夏天在鄉下老羅薩地方，夏末則往埃姆司醫療肺病，這成爲他每年照例的打發日子的方法。

就在這時期內，就在這環境內，他著成了卡拉馬助夫兄弟們，——他的最後的巨著。

他在這十年內，除去雜誌的論文和列入作家日記的範圍內的短篇小說以外，一共寫了三部小說：羣鬼（在國外起始寫的，）少年和兄弟們。這三部作品雖各有特殊的面目，大體上成爲整個的敘事詩的三部曲。陀氏本預備寫一部長篇巨帙的小說，內分五個中篇小說，欲以五年的時間專心致力於此。結果是五個中篇變成了三部長篇，寫作的時間費去了最後的十載的生命。

在寫白癡的時候，陀氏已起始發願作一長篇，預備在這書內完全表現他的宗教和哲學問題的全部的見解。這部小說題爲無神派，後又改爲偉大的罪人的生活。這志願雖不斷在陀氏的腦筋內旋轉，究竟始終未見完整的形式。然而在上述的三部小說中，尤其在卡拉馬助夫

兄弟們裏，——這基本的主旨已暴露無遺，可以說這三部小說就是偉大的罪人的生活的小段的實現，亦不爲過。

這基本的主旨是什麼呢？

陀氏在致瑪意闊夫和司德拉霍夫的信札內屢爲述及。現在就拿他自己的話來作解釋罷。

「橫貫在全部小說內的一個主要的問題，——也就是我一生有意識地，和無意識地煩惱著的，——便是上帝的存在的問題。我的主角，——在一生的持續間，——一會兒是無神派，一會兒是信徒，一會兒是狂熱的信仰者和傍門的教徒，一會兒又是無神派。」

上帝的存在的問題，確乎是橫貫在兄弟們裏的中心的主旨。書中曹西瑪長老的臨終訓言與伊凡的口中傳出的大宗教裁判官的理論是這個問題正和反的論點。在這兩種相反的思想的對比中，陀氏想表現出來的，一方面是心的宗教，無所謂教義，無嚴格的教會的儀式，信仰成爲安慰人的生命的原素，是無奇蹟，無權威的信仰，處于教會的僧侶組織以外的。另一方面，（宗教裁判官，）則握有國家一切特權，將信仰設置於奇蹟，祕密和權威的方面。在這方面，教會成爲國家，但在長老制方面，則祇是一種精神的力量。兩方面都需要服從，完全的服從，拒絕自己的意志。違反服從的人不能被寬恕。然而兩者間的服從大有區別，宗教裁判官一面要求人們的服從，一面自己担承下永恆的疑惑和無信仰的重累，使軟弱的人類脫卸羈絆